

中美外交插曲： 1948年積石山探險案揭秘

• 陳時偉

本文探討民國時期中美關係史上一樁封藏了半個世紀之久、鮮為人知的案例：1948年中美積石山聯合科學考察案。該案發生在中國內戰進入最後關頭，國內民族主義浪潮澎湃，國共政權即將更替的前夜。參加的各方包括美國《生活》雜誌、波士頓科學博物館、中國政府國防部、外交部、教育部、空軍總司令部、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學地理系和中央地質調查所，事件的核心人物則是來自芝加哥的百萬富翁雷諾 (Milton Reynolds)。該案從醞釀到發生延宕四個月之久，經過一波三折，內容離奇，結局荒誕，最後幾乎釀成中美外交糾紛。其結果不僅給內戰中的南京政府帶來極大的外交困擾，而且強烈刺激了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尤其導致了知識份子中產生極大的反美情緒。本文依據的史料主要來自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波士頓科學博物館。積石山事件的當事人之一，波士頓科學博物館名譽館長華士本 (Bradford Washburn) 博士為本文提供了珍貴的圖片及資料，謹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1948年中美積石山聯合科學考察案，經過一波三折，內容離奇，結局荒誕，最後幾乎釀成中美外交糾紛。其結果不僅給內戰中的南京政府帶來極大的外交困擾，而且強烈刺激了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

考察的起源

積石山位於青海、甘肅、西康三省交界之處，今中華人民共和國青海省境內，地處東經96°至103°和北緯29°至36°之間，毗鄰黃河源頭，與貢嘎山脈 (Minya Konka) 相接。長期以來，積石山以其險峻的峰巒、多變的氣候、長年的積雪和奇特的地貌而著稱於世。積石山的名字源於藏語 Amne Machin，意為「黃河之祖」^①。當地居住的藏族果落部落因其終年積雪不化而稱之為「神山」，長期頂禮膜拜。而該山最令地質科學家感興趣的則是它的現代和第四紀冰川形成的地貌，這裏冰川留下的痕迹隨處可見，「前磧，側磧，中磧，冰斗和其他冰蝕地形，無所不備」，是研究地質發育史的絕好樣板^②。

積石山一直是國內外探險家追求勘測的目標。1947年，美國《生活》雜誌社決定正式發起積石山的科學考察，找到波士頓科學博物館館長華士本博士，請其出面主其事。準備為探險出資的合作夥伴是芝加哥百萬富翁雷諾。

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年以來，積石山一直是國內外探險家追求勘測的目標。1879-80年間，俄國軍官普利葉夫斯基 (Prjivalsky) 曾經幾次穿越積石山的西段，在扎陵湖和鄂陵湖一帶考察地理地貌。其後繼之而來的有俄國人柯智洛夫 (Kozloff) 和羅波洛夫斯基 (Roborovsky)，法國人萊恩 (Dutreuil de Rhins)、格里納德 (Grenard)、鄂羅恩 (Ollone)，德國人傅特霞 (Futterer)、菲希納爾 (Filchner)，英國人裴瑞雅 (George Pereira)，以及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派遣的植物學家羅克 (Joseph Rock) ⑤。其中以羅克的探險最富挑戰性，此君曾跨越黃河抵達距積石山以東五十英里的地方，成為在最近距離內考察積石山的外國人。羅克後來在考察報告中寫到：「〔積石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山峰之一，其頂峰可能高於25,000英尺。」④這一報告引起世人注意，成為促使美國科學家考察積石山的主要動因。

中國科學家到積石山考察的時間較晚。1930年，地質學家李承三曾經陪同外國人到這一帶考察，在積石山滯留兩個多月，終因氣候惡劣而放棄⑥。1935年，由地質學家翁文灝主持的國民政府國防設計委員會曾派考察隊前往考察，並測得路線地形圖，但始終不曾發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考慮開發大西北後方工業建設，曾多次組團前往西北考察，1939年由羅文柏率領的考察隊和1942年由曾世英率領松潘調查隊曾先後到過積石山區，並著有報告和詳細地形圖⑦。上述考察為了解積石山地區的人文地理提供了基本素材，但離科學研究的標準還差很遠。民間考察積石山的興趣始自二十世紀40年代，起因乃係二次大戰中一些美國飛行員因飛越駝峰而得以目測積石山的高度，並得出其高度在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之上的結論。此一結論雖未經證實，卻頗為聳人聽聞，遂再度激發了人們對積石山的好奇心，一時間，「考察積石山」成了「勘測世界第一高峰」的代名詞，人人「以為這是新發現的好機會」⑧。

1947年，美國《生活》雜誌社決定正式發起積石山的科學考察。《生活》的老闆路斯 (Henry Luce) 與中國素有淵源，戰前曾擔任北京燕京大學副校長，是蔣介石和戰後美國最後一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 (John L. Stuart) 的好友。1947年下半年，《生活》找到波士頓科學博物館館長華士本博士，請其出面主其事。華士本畢業於哈佛大學，是美國著名的高山製圖專家，也是研究阿拉斯加冰川和珠穆朗瑪峰地形的權威。40年代，華士本因應用超高頻無線電波進行野外通訊和替美國空軍開發高空低氣溫下的科學探測設備而獲得「美國傑出公民獎」⑨。華士本對考察積石山懷有極大興趣，但是他從一開始就認為對積石山的考察不應只着眼於探測此山高度，因為積石山地區的地形構造和地質條件不可能形成超過珠穆朗瑪的高峰，因此考察應該以探明地圖上從未標示過的從貢嘎山脈到黃河源頭一帶的地質地理狀況和冰川分布為重點，唯其如此，才能對青藏高原的地質研究產生根本性的突破⑩。華士本的建議得到《生活》的贊同。1947年底，華士本來到紐約，與《生活》洽商考察的具體條件和措施。在紐約，華士本見到了他的未來合作夥伴——準備為探險出資的芝加哥百萬富翁雷諾。

雷諾出生於普魯士，早年隨父母移居美國。中學畢業後，雷諾曾經營過木材、輪胎等方面的生意，均不順利。二戰時期，雷諾看中了匈牙利人弼洛兄弟 (Laszlo Biro, George Biro) 發明的圓珠筆，將其引入美國市場並很快發了

大財^⑩。戰後40年代是中美關係史上一段短暫的蜜月期，中美兩國政府由戰時的對日作戰同盟轉為戰後的貿易夥伴，促使美國許多大公司來華開闢投資市場。和上個世紀來華探險的美國商人一樣，雷諾心目中也有一個用他的圓珠筆打開中國市場的夢想，他雖然從未涉足中國，但是以其商人的敏銳嗅覺意識到，一個擁有四億人口消費者市場的潛力是無論如何也不容低估的。打開中國市場必然需要廣告宣傳和公共關係，有甚麼能比《生活》雜誌的廣告再加上發現「世界第一高峰」的新聞更具宣傳效應呢？基於此，雷諾很快與《生活》簽署了贊助積石山探險的合同。

1948年1月19日，經《生活》雜誌與中國駐美使館協商，雷諾與華士本先行抵達上海，與中國方面商量組織中美聯合探險隊和攜帶一架飛機入境的有關事宜。此前，路斯已經寫信給蔣介石，請求中國政府對探險給予大力支持^⑪。1月23日，雷諾與華士本抵達南京，訪問他們未來的探險合作夥伴——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成立於1928年，是中國最高的國家科學研究機構，該院下轄13個科學研究所，領域涉及自然、社會、人文科學，人員囊括中國當時最優秀的科學家，其中地質研究所是國內首屈一指的地質研究機構，曾擁有丁文江、翁文灝、李四光等一流的地質學家。在中央研究院，雷諾和華士本受到該院總幹事薩本棟熱情接待。

薩本棟早年畢業於美國斯坦福大學，並獲麻省烏斯特理工學院博士學位，是中國傑出的物理學家，曾擔任廈門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議員和中央研究院總幹事。1948年，薩本棟正受國民政府委託在中央研究院籌建中國首個近代物理研究所（核物理研究所）。他明白考察積石山不僅對了解中國西部礦產資源有重要意義，而且有助提高中央研究院的國際聲譽，對推動中美兩國間的科技文化交流亦不無裨益。在薩本棟的推動下，一個陣容強大的「積石山探測團中國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委會」）迅速組織起來，參加該委員會的政府部門及民間科研機構包括國民政府國防第二廳、國防部測量局、空軍總司令部、外交部、交通部、教育部、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學地理系和中央地質調查所^⑫。值得注意的是，此一行動受到了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極大關注。1月19日，宋美齡在其家中接見了雷諾和華士本，並於第二天專程陪同他們乘車遊覽了南京市^⑬。宋的接見等於給考察活動開了綠燈，在其後的兩周內，「籌委會」連續召開會議，積石山探險進入正式籌備階段。

2月7日，經過幾個星期的談判，一份以中英兩種文字起草的〈中美積石山探測團合作約文〉在南京達成，薩本棟和華士本分別代表中美雙方在約文上簽字（雷諾已於此前返美安排飛機和美方人員），美國駐華大使館和中國政府教育部的代表參加了簽字儀式^⑭。〈中美積石山探測團合作約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工作合同，該合同對中美雙方在積石山探險活動中所應採用的合作方式，探險的目標、基地、組織、責任、期限和成果之處理等均作出了詳盡的規定，其內容摘要如下：(1) 名稱：本探測團定名為「中美積石山一九四八年探測團」；(2) 目標：在東經96°至北緯103°的區域內進行以下各項工作：(甲) 測定積石山各主峰之高度；(乙) 拍攝相片以研究該山脈與貢嘎山附近之冰川及地形；(丙) 拍攝相片以研究黃河上游河道之變遷；(3) 基地：以成都為主要基地，蘭州為副基地；

戰後40年代美國許多大公司來華開闢投資市場，雷諾心目中也有一個用他的圓珠筆打開中國市場的夢想。他以其商人的敏銳嗅覺意識到，有甚麼能比《生活》雜誌的廣告再加上發現「世界第一高峰」的新聞更具宣傳效應呢？基於此，雷諾很快與《生活》簽署了贊助積石山探險的合同。

(4) 組織：本探測團由雷諾擔任團長，一切費用並由其資助之；(5) 責任：本探測團工作時，須遵守中國政府一切法令；(6) 期限：以三個月為限，自到達基地之日算起；(7) 拍攝相片：中方所派之聯絡軍官如認為有關中國之國防安全時，得禁止拍攝任一地區之照片。所有照片均應拍攝一式兩份，一份交中央研究院保存，一份經中方檢查許可後由美方帶出中國國境；(8) 成果處理：以英文發表之科學報告，應刊印二百份贈送中央研究院；以中文發表之科學報告，亦應刊印二百份贈送波士頓科學博物館^⑥。與此同時，美方還向中方提出了一些特殊的要求，如允許美方攜帶三萬加侖汽油免稅入境；希望中國海關對其自帶的科學儀器予以免稅；「請蔣主席給他們寫介紹信與地方官，給予安全保護及便利」等等^⑦。2月11日，該合同經國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後正式生效。

積石山探險合同一經披露，立刻成為中國各大報紙競相報導的焦點新聞。一時間，有關積石山歷史、地理、人文，以及雷諾和他的圓珠筆公司等方面的報導充斥報端，形成了一股地地道道的「積石山熱」。而公眾輿論對探險的看法並不相同，支持者有之，批評者亦有之，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意見：「中國應積極支持探險說」^⑧；「中國應慎重對待探險說」^⑨；和「中國應堅決反對探險說」。其中以第三種意見最引人注目，言辭也最為激烈。大意謂積石山探險出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其目的是為了「探測我國西部各大山脈中有無鈾礦之蘊藏，將用秘密儀器作有系統之探測，並估定其藏量……固醉翁之意另有所在，希望我國防當局加意注視」^⑩。這一說法最先出自芝加哥一記者之口^⑪，後經「莫斯科廣播電台」加以傳播和中國新聞媒體的肆意渲染，竟不脛而走^⑫。戰後40年代，正是人們對美國原子武器不甚了解，卻又津津樂道之時，主持積石山考察的中方代表薩本棟恰恰又是中國第一個核物理研究所的主持人，因此所謂考察鈾資源的傳說便應運而生。無獨有偶，當南京、上海各大報紙對此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共產黨控制的陝南廣播電台也對積石山探險進行了強烈的批評。2月15日，該電台就中央研究院與美方簽訂〈中美積石山探測團合作約文〉一事發表評論員文章，將積石山探險稱之為「美帝國主義侵略份子對我國西部邊疆的武裝滲透」。稍後該電台進一步宣稱：「一旦雷諾探險號飛機上的任何帝國主義份子和漢奸落入共產黨手中，他們將被處以極刑。」^⑬就是在這種眾說紛紜的氣氛下，積石山探險正式拉開了序幕。

積石山探險合同一經披露，立刻成為中國各大報紙競相報導的焦點新聞，形成了一股「積石山熱」。而共產黨控制的陝南廣播電台則強烈批評積石山探險，稱之為「美帝國主義侵略份子對我國西部邊疆的武裝滲透」，並宣稱：「一旦雷諾探險號飛機上的任何帝國主義份子和漢奸落入共產黨手中，他們將被處以極刑。」

考察的天折

1948年3月7日下午3點24分，雷諾及其探險隊一行乘坐一架改裝過的B-24型解放式轟炸機抵達上海龍華機場。據當天滬上報紙報導，雷諾探險隊的成員除了雷諾和華士本外，還包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的雷達專家麥基(Walter McKay)博士、俄亥俄大學地質學家高特偉(Richard Goldthwait)博士、波士頓大學光學實驗室的照像專家羅斯(Grant Ross)、曾以七十三小時零五分創環球飛行紀錄的雷諾私人專機駕駛員奧登(Bill Odom)、副駕駛員沙利(Tex Sallee)、雷諾圓珠筆公司副總裁李維(Julian Levi)、《生活》雜誌負責人鄔頓

(Philip Wootton) 和擔任聯絡官的美國陸軍顧問團少校主任秘書楊帝澤 (Jack Young) ⑳。中方則派出了全國商聯會理事長王曉籟和大部分中國探險隊成員赴機場迎接㉑。

其後的幾天內，雷諾似乎完全被他的廣告活動所迷住，他忽爾在上海的大街上散發免費的圓珠筆，幾乎引起交通混亂；忽爾又在北平召開記者招待會，宣稱將在中國投資建設一座年產四億枝圓珠筆的工廠，並將「它的大部分贏利無償捐獻給蔣〔介石〕夫人的新生活運動和福利事業」㉒。而對他理當最為重視的積石山考察活動反而擱置一邊，不管不問。雷諾這種漫不經心的態度惹起了華士本和其他科學家的極大反感。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當華士本首次踏上雷諾的「探險號」飛機時，他發現機上裝備的科學考察儀器和航空測量設備極其簡陋，既沒有足夠的氧氣面罩，又沒有供高空攝影用的垂直艙口，「整個供氧系統嚴重漏氣。沒有喉前麥可風，沒有導電飛行服，沒有照相底片用暗袋——只有750磅雷諾用來送人（不包括窮人的孩子在內）的圓珠筆」㉓。3月10日，由於發現「探險號」的油箱嚴重漏油，雷諾不得不將飛機送回洛杉磯修理。

3月31日上午，經修理過的「探險號」終於回到北平機場，並準備於當天前往積石山。這天北平晴空萬里，機場上雲集着送行的人群和採訪的新聞記者。上午8點40分，滿載着中美雙方科學家和探險團成員的「探險號」開始緩慢地駛向跑道，但是就在飛機即將進入跑道的剎那間，飛機的右前輪突然脫軌，陷入泥土，輪鎖折裂，機身隨之右傾，致使四個發動機中的一個陷入泥土，機腹着地無法動彈㉔。這一事故來得極其突然，然而令在場中外人士更感突然的是雷諾處理事故的方式。當了解到起碼需要幾周的時間才能修好飛機後，雷諾既未與美方科學家商量，也未徵得中國委員會的同意，當場宣布積石山考察活動就此結束㉕。



3月31日上午滿載着中美雙方科學家和探險團成員的「探險號」開始緩慢地駛向跑道，但是就在即將進入跑道的剎那間，飛機的右前輪突然脫軌，陷入泥土，輪鎖折裂，機腹着地無法動彈。雷諾當場宣布積石山考察活動就此結束，既未與美方科學家商量，也未徵得中國委員會的同意。

積石山探測團中國委員會針對雷諾單方毀約和一再違反中國航空管理規定的行為，決定對「探險號」的行動加以限制，防止雷諾肆意闖關飛行。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於4月2日晚致電中國民航局，要求上海機場暫行羈留「探險號」。當晚，兩名持槍的中國士兵被派往龍華機場武裝監控「探險號」。



雷諾單方面終止考察的宣言使得中國考察團頓時陷入尷尬的境地。此前，中國積石山考察團部分成員和美方科學家羅斯已經先行出發前往蘭州安營寨，準備迎接「探險號」的到來。在北平機場，中國考察團動員了大量民工，用螞蟻啃骨頭的辦法把「探險號」從深陷的泥坑裏拉回跑道。但是正當中方科學家等待積石山考察團中國委員會的進一步指示的時候，他們卻從華士本那裏得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3月31日晚，薩本棟在南京接到中國考察團成員張更、程裕祺發自北平的一封急電，告知：「據華士本私人相告，謂雷諾有意單獨飛往積石山一看，然後轉飛上海。究竟如何，難能預料，惟恐彼等不守規則，任意飛行，有傷國體，或逕飛日本回國，則更有失國體。擬請國防部、教育部、外交部、交通部、空軍總部等有關機關開會討論，決定結束工作善後問題。」²⁹

張、程的來電透露出雷諾有可能單獨飛往積石山的動向，但是還未等中國考察團做出任何防範措施，雷諾已經開始鋌而走險。4月1日晨，雷諾未通知滯留北平的華士本和其他中美科學家，僅與他的正副駕駛員三人一起駕着只有三個引擎的飛機冒險飛到上海。在上海逗留一天之後，4月2日清晨6點，雷諾和他的「探險號」飛機突然從上海機場神秘失蹤，既未報告它的飛行目的地，也未辦理海關通關手續。但更令人吃驚的是在失蹤了十三個小時之後，雷諾的飛機又於當晚6點45分神秘地回到上海機場。當問及這期間「探險號」飛機飛往何處時，雷諾遮遮掩掩地回答說他和他的機組成員試圖取道印度加爾各塔返回美國，因在途中突然發現他的「簽證已經過期」而不得不中途返航³⁰。雷諾的支吾其辭使得

被他甩在身後的中美科學家一致懷疑他已經單獨飛往積石山。

4月2日晚，積石山探測團中國委員會針對雷諾單方毀約和一再違反中國航空管理規定的行為，決定對「探險號」的行動加以限制。當晚，薩本棟在南京召開記者招待會，指責雷諾嚴重破壞中美雙方關於積石山探險之協定，要求雷諾到南京向中國委員會說明事情的經過³¹。與此同時，積石山探測團中國委員會通知雷諾，在積石山事件的善後工作了結之前，「渠之飛機不得隨意行動」³²。4月3日，出於對中國科學家的支持，以華士本為代表的積石山探險團美方科學家也在上海發表聲明，對雷諾單獨宣布結束探險和飛離北平後的行動表示「甚為失望」³³。為了防止雷諾在此期間再次破壞中國法令，肆意闖關飛行，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於4月2日晚致電中國民航局，要求上海機場暫行羈留「探險號」³⁴。當晚，兩名持槍的中國士兵被派往龍華機場，「探險號」正式受到武裝監控。

4月3日上午，雷諾不得不從上海趕往南京，出席積石山探測團中國委員會在中央研究院召開的善後會議。會上中國委員會要求雷諾就事故發生以來的一系列活動作出解釋^⑤。雷諾遮遮掩掩、閃爍其辭，一方面承認自己的行為有「疏忽，失禮且思慮欠周」之處^⑥，另一方面又矢口否認曾經單獨「飛越積石山」^⑦。雷諾的證詞實際上是在玩弄語言技巧，因為沒有「飛越積石山」並不等於沒有「飛往積石山」。而事實上，雷諾4月2日神秘飛行的目的地正是積石山。據華士本的日記記載，1948年10月7日，雷諾的專機副駕駛員沙利訪問波士頓，華士本和另一探險團成員，麻省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系的麥基博士曾專程前往會談。據沙利告知，雷諾4月2日那天離開上海後確想「偷偷飛越積石山」，只因途中遇上了惡劣天氣而不得不「在距蘭州以西兩小時行程，三萬英尺高的地方放棄」^⑧。

4月3日的善後會議持續了整整一天，雷諾在會議上一再保證他在善後事宜結束和中方赴蘭州考察隊員回到南京之前決不離開中國^⑨。雷諾的許諾再一次騙取了中國委員會的信任。當晚，在雷諾的要求下，中國委員會通知民航局轉電上海龍華機場撤除機場警衛，並允許給「探險號」加滿汽油^⑩。當晚12點，雷諾從南京飛回上海。

4月4日中午12點左右，雷諾與他的駕駛員奧登和副駕駛員沙利乘車來到上海龍華機場，對機場民航局辦事處的管理人員謊稱飛機需要試驗引擎，要求登機。以下是《申報》記者對此事的詳細報導^⑪：

民航局辦事處不疑有他，乃任其機師登機。在一時十五分該機引擎發動一次，至一時三十分再度發動。此時雷諾本人為駐機場之外事警察巡官謝鼎豐發現，因彼於二日擅飛印度，其護照未辦出境簽證手續，於法不合，故謝巡官即向其索取護照，擬訂扣留。雷諾起先稱，其護照在旅館內未帶來，謝巡官即告以可打電話到旅館派人送來。雷諾遂進電話間打一電話（此電話後悉係打至美國領事館者……），在打畢電話後隔相當時間，雷諾忽然揚言記得護照是在身邊，隨即取出呈繳，謝巡官乃給予收條一紙，而將該護照扣留。此時雷諾見飛機引擎已兩度發動，對謝巡官稱因機場中有人向其索原子筆，擬至飛機上拿取。謝巡官因職責僅為扣留其護照，乃任其奔向飛機。

雷諾登機後，立即按照他事先策劃好的方案命令奧登將飛機駛向跑道，準備起飛。此時龍華機場的空中控制塔台已經覺察到雷諾的起飛企圖，遂「用無線電及紅燈阻止，該機竟〔置〕之不理。該機滑行轉入跑道後，立刻用十八號跑道順風起機，於〔格林威治時間〕五時四十五分離開地面，升空後向左轉飛去」^⑫。得知雷諾強行起飛的消息後，龍華機場曾通過附近的江灣美軍管制站試圖以無線電與「探險號」聯絡，但毫無反應。直到下午7時30分，中國方面才接到美軍管制站的通知，說雷諾的飛機已經降落在東京羽田機場^⑬。

雷諾在上海機場強行起飛的消息震驚了中美雙方的科學家和有關人士。4月5日，薩本棟代表積石山探測團中國委員會在南京發表聲明，指責雷諾的背信棄義和違法行為^⑭。4月6日，華士本代表波士頓科學博物館在上海發表公開聲明，

4月4日，雷諾在上海機場強行起飛的消息震驚了中美雙方的科學家和有關人士。然而在東京，雷諾卻信口雌黃，把自己在上海機場的逃離描繪成一場好萊塢式的英雄脫險記。最後，在麥克阿瑟的關照下，雷諾和他的飛機居然「在沒有護照的情況下經中途島毫無損失地返回美國」。

宣布斷絕與雷諾的一切關係^⑥。與此同時，美國駐上海商會會長也發表聲明，稱雷諾為「一愚人及瘋子……希望中國人士勿將雷諾視為在華全體美商之典型代表」^⑦。

然而在東京，雷諾卻信口雌黃，把自己在上海機場的逃離描繪成一場好萊塢式的英雄脫險記。他顛倒是非，告訴記者他逃離中國是為了避免被中國政府「敲竹槓」^⑧，還無中生有地捏造中國衛兵曾持槍阻其本人及機員登機並「朝飛機開火」的謊言。為了製造聳人新聞，他甚至聲稱中國政府曾動用空軍攔截「探險號」，稱「在中國空軍戰鬥機群的迫使下，他不得不貼着海面超低空飛行數百英里，穿越中國海，直到美國空軍的P-51A戰鬥機在日本沿海將其接回」^⑨。在這一系列的表演之中，雷諾的商人品質發揮到了極致，在最後一分鐘也沒忘替他的圓珠筆做宣傳。在東京，他向記者捏造了一個有關筆的戲劇性情節，說他在上海機場為了擺脫中國衛兵的監視，曾機智靈活地從飛機上扔下五十枝圓珠筆，誘使衛兵去撿，他才得以從容脫身……^⑩。

雷諾的信口雌黃引起了中方極大憤怒。4月5日，中國政府交通部與民航局聯合照會美軍駐日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要求將雷諾連人帶機遣返中國^⑪。4月6日，華士本和薩本棟致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要求清除雷諾「探險號」上的「中國」和「波士頓博物館」字樣^⑫。中國交通部長俞大維也於4月9日表示，「將盡一切努力使美國民航局吊銷雷諾的航空執照，並使其永遠不能擁有私人飛機」^⑬。然而，這一切絲毫不能改變局面和對雷諾構成壓力。在麥克阿瑟的關照下，雷諾和他的飛機居然「在沒有護照的情況下經中途島毫無損失地返回美國」^⑭。

考察的餘波和反思

1948年中美積石山科學考察以轟轟烈烈、驚動朝野的中美合作始，卻以中方扣押美方飛機，美方強行闖關的戲劇性結局終，成為1948年國共內戰和中美關係史上一個並非十分矚目，但卻頗為使人回味的小插曲。今天回顧起來，起碼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啟示和結論值得總結。

首先，所謂的「中美合作聯合考察積石山」在今天看來不過是一場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派生出來的短暫戲劇性聯姻，參加考察的中美各方雖然不乏共同的工作目標，但是缺少真正一致的合作基礎，因此從一開始就各有所求，同牀異夢。以雷諾為例，他來華雖然打着「科學考察」的旗號，目的卻純粹是為了尋找投資市場和為其圓珠筆作廣告，帶有很濃厚的商業動機，他的來華反映了美國商人長期以來希望打開中國市場的梦想和戰後對華投資興趣的增加。自從1784年「中國皇后號」商船抵達中國海岸以來，成千上萬的美國商人、投資者和冒險家相繼來到中國，視中國為未開墾的處女地和與他們的歐洲夥伴進行商業競爭的戰場。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的大公司、大企業如花旗銀行、美孚石油公司、英美煙草公司等先後來華投資，獲取龐大利潤，這一趨勢隨着美國在戰時與中國建立的戰略夥伴關係和戰後在東亞扶植中國的外交政策發展而達到了新的高

1948年中美積石山科學考察以轟轟烈烈、驚動朝野的中美合作始，卻以中方扣押美方飛機，美方強行闖關的戲劇性結局終。在今天看來，所謂的「中美合作聯合考察積石山」不過是一場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派生出來的短暫戲劇性聯姻，缺少真正一致的合作基礎，因此從一開始就各有所求，同牀異夢。

潮。雷諾正是在這種歷史的大背景下來到中國，他以其商人的敏銳目光洞察到積石山探險可能給他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和投資前景，期待着積石山這一「可能超過珠穆朗瑪峰的中國西部高峰」能以他的名字命名，從而為他的圓珠筆工業在中國打開市場。就是在這種強烈的商業動機驅使下，雷諾才不惜投資巨款，購買飛機，贊助科學探險。而一旦探險活動受到挫折，他的廣告活動又部分達到目的時，科學探險便對他失去了意義，其中途退出，「臨時偵事」本來就屬不可避免的意料中事^⑤。

但令人玩味的是，為甚麼中國政府和科學家雲集的中國最高科學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竟然對雷諾的動機毫無察覺，容其大行其道，最終吃虧上當？這其中除了科學家的幼稚和中方過份信任美方外，就政府的立場來看，恐怕另有深意存焉。眾所周知，1948年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一方面，國共內戰已經進入決戰的最後關頭，國民黨政府正處在軍事失利，政局動盪的危急時刻。另一方面，自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使華調停失敗以來，美國朝野對蔣介石政府在政治上的獨裁、經濟上的腐敗和行政上的積弱無能日漸不滿。處在這種歷史的節骨眼上，如何重新獲取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便成為南京政府的當務之急。而積石山探險打着「中美合作」的牌子，恰好給南京政府提供了樹立國際形象、挽回不良影響的天賜良機。其實積石山有多高並不重要，中國政府也並非沒有實力自行航空探測西部(這一點已為後來的探險活動所證實)，重要的是「戰後首次中美科技合作」這個動人的口號。這也是為甚麼積石山探險從一開始就得到南京政府全力支持，而遭到共產黨強烈批評的原因。

其次，積石山探險反映了以中央研究院為代表的中國科技界在對外科技合作中的典型行為模式。中央研究院是由國民政府建立、資助和管理(任命院長)的國家科學體制，長期以來仰仗國家經費從事科研活動並以科學研究為國家建設服務(1949年以前，中央研究院與政府之間曾多次因政府干預院務而發生衝突，另有專文論述)。這一科學體制不同於西方像英國皇家學會那樣建立在市民社會基礎上的民間科學團體，其科研活動和對外交往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國家政策的干預和影響。以積石山探險為例，該活動最初不過是一場民間發起的科學考察，而國民政府對它的重視程度和新聞界對它的宣傳報導都超過了以往。在考察從發起到結束的三個月內，國民政府動員了上自國防部、空軍總司令部、外交部、交通部、教育部，下到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學、中央地質調查所在內的眾多重要政府部門參與其事，在考察團內設立軍事聯絡小組不說，還允許考察團攜帶大量儀器免費入關，自由使用內地機場，向考察團提供大量從未公布的地質科學資料，並准許考察團進入很少對外國人開放的中國西部地區等，這一切都反映了一種國家參與科學，以科學為政治服務的行為模式。

再次，積石山事件的發生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在戰後國際外交上的虛弱地位。自民國建立以來，曾發生過多起外國探險隊來華考察，因不遵守協定或中國法律與中方發生衝突事件，遠者如20年代安德魯(Chapman Andrew)率領的美國自然博物館亞洲遠征隊因不遵守合作協定，與當地政府發生衝突案；近者如1930年匈牙利人斯坦因(Aurel Stein)代表英國政府在新疆考古，因不

為甚麼中國政府和科學家雲集的中國最高科學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竟然對雷諾的動機毫無察覺，容其大行其道，最終吃虧上當？除了科學家幼稚和中方過份信任美方外，就政府立場來看，1948年國民黨政府正處在軍事失利、政局動盪的危急時刻，積石山探險打着「中美合作」牌子，恰好給南京政府提供了樹立國際形象、挽回不良影響的天賜良機。

遵守中國法令，引起中國文化界抗議，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案。為了防止這一現象再度發生，國民政府曾於1934年責成中央研究院制訂了「外人在國內採集動植物標本限制條件」，旨在限制外人在華考察期間違法亂紀^⑤。二戰之後，中國由於戰勝日本，取消不平等條約和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永久席位而得到國際社會的尊敬，一度成為「四強」之一。但是這一「強國」形象在雷諾事件的影響之下變得黯淡無光。雷諾不過是一介美國商人，卻敢於在光天化日之下數度駕機闖關，為所欲為，事後又逃之夭夭，視中國法律如同兒戲。雷諾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對此毫無辦法，充分反映了中國當時在中美外交上的依賴附屬地位。

如果說雷諾的探險帶有投機性質，國民政府的參與動機又大可懷疑的話，那麼參加積石山科學考察團的中美科學家則是這一事件中最不幸的受害者。中央研究院是積石山考察的統籌組織者，該院自1928年成立以來便積極致力於國際科學合作，曾主持過戰時中英科技合作計劃和戰後與美國科學家合作發展原子能計劃，在國際上享有盛譽^⑥。然而1948年積石山探險卻使其遭受「滑鐵盧」之役，成為其歷史上最為晦暗的一頁。華士本博士是積石山探險的美方科學指導，這位國際聞名的高山測量專家參與了探險的全部組織、簽約、準備活動，為探險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心血，最後卻被雷諾甩在北平，成為探險失敗的替罪羊。中央研究院總幹事薩本棟是積石山探險團中國委員會的負責人，這位早年留美的著名物理學家為積石山探險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積石山探險失敗後，各方輿論交相指責，薩本棟不得不代表中央研究院和積石山探險團中國委員會出面回答各方詰問，處理善後事宜。據華士本回憶，這個時期，他常見薩本棟一面工作，一面用手支撐劇烈疼痛的腹部^⑦。在沉重的工作負擔和精神壓力下，薩本棟很快便察出身患癌症，於翌年病逝於美國。總之，積石山考察的失敗不僅使中美科學界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而且給中美科學合作蒙上了一層陰影，如同劉成在《申報》的一篇社論中所指出^⑧：

舉世矚目之「中美積石山探險團」……，不僅耗費巨款，更予我國團員以重大之精神打擊，宜激起國人之憤慨。雷諾復藐視我國法令、破壞主權，及國際航空公法，私自駕機逃脫，種種不法行動，層出不窮……，對於吾國，尤其科學界，實為一莫大之侮辱，同時對於美國科學界，亦係一重大之污點。

最後，最諷刺的是積石山探險給南京政府帶來的負面影響和它的失敗所激起的知識份子、科學家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民族主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反覆出現的歷史主題，由於中國特殊的歷史環境，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自誕生以來便帶有強烈的反帝意識和救亡色彩，它尤其是精英知識份子在社會轉型和革命的重要關頭用來喚起民眾、維護國家主權、爭取國際平等地位的有力工具。「不過，更為複雜的是，民族主義是一種不斷變化的情感。而且，歷史事件會激發情緒，從而深刻地改變民族意識的性格和內涵。」^⑨1948年，中國正處在一場新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前夜，而這一運動的深刻背景則是自戰後以來發生在中國

中央研究院自1928年成立以來便積極致力於國際科學合作，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然而1948年積石山探險卻使其遭受「滑鐵盧」之役，成為其歷史上最為晦暗的一頁，給中美科學合作蒙上了一層陰影。中方負責人薩本棟在沉重的工作負擔和精神壓力下，很快便察出身患癌症，翌年病逝於美國。

領土上的一系列中美衝突事件。1946年9月22日，上海發生人力車夫臧大咬子被美國水兵毆斃案，事後美國軍事法庭僅判處肇事者過失殺人，宣布無罪^⑥。三個月之後的聖誕之夜，北平又發生了著名的「沈崇強姦案」。美國陸軍法庭先是判定肇事的海軍陸戰隊員有罪，處以十五年監禁，後經海軍最高當局以證據不足駁回，不了了之^⑦。1947年3月30日，再有一名蘇姓人力車夫在青島被喝醉的美軍水兵毆斃。這一系列案件的發生和美方在司法過程中的不公正態度激起了學生和知識份子的強烈反美情緒，大批學生、工人和知識份子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美軍在華違法行為，要求美軍撤出中國。這種排外情緒很快被共產黨利用，轉化成對蔣介石政權對外交涉軟弱無能的不滿。積石山探險案恰巧發生在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之下，它的出現無疑給已經十分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又添了一把火，成為促使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是科學家轉變他們的親美態度和對蔣介石政權最終失望的催化劑。

1948年4月8日，以知識份子喉舌著稱的《大公報》發表社論，對積石山探險的失敗進行總結，這一社論從某種意義上代表了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和輿論界對積石山事件的反省。社論說^⑧：

中國歷來是探險家的樂園，低等洋人到了這裏可以變成一等紳士，送信的使者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大使，這完全是因為中國人對洋人的崇拜造成的。因此我們不能指責雷諾先生來中國發財的夢想和他的不辭而別，更不用說眼前的時代是美國人的時代，美國人的飛機可以任意飛越中國和日本的領空而不受干擾。中國人通過這次事件應該從夢中醒來，並且認清雷諾和大部分唯利是圖的美國商人的真正目的。不錯，雷諾是有錢人，而且他打從一開始就聲明因為有錢才從事探險。但是有錢是一回事，是否願意把錢花在正地方是另一回事，這都只能由雷諾自己來決定。如果中國政府確有決心的話，它不應僅僅贊助它的科學家去完成積石山探險，而且應該把中國建成一個強國，不允許那些貪得無厭、唯利是圖的商人進入這塊國土並且上演這種荒唐的鬧劇。雷諾先生已經走了，探險團也已不復存在，但是我們不應後悔，相反，我們應該慶幸，慶幸積石山沒有被這場鬧劇所破壞，它的聖潔沒有被小丑雷諾的名字所玷污。我們應該高興丟臉的不是中國人，而是那個叫雷諾的美國人。從今以後中國人必須從對外國人的迷信崇拜中覺醒，樹立起我們自己的自尊和自信。

中美聯合考察積石山失敗了，但是它卻激起了新一輪考察積石山的熱潮。1948年4月16日，雷諾事件的塵埃尚未落定，一架中國中央航空公司的C-46型飛機在央航機務副經理陳文寬親自駕駛下，載着十四名中外記者在積石山上空進行了七小時的探測飛行，經雷達反覆探測，證明積石山的高度約為一萬八千英尺，遠不能超過珠穆朗瑪峰^⑨。至此，沸沸揚揚了數月之久的探險熱暫時告一段落。由於《生活》雜誌、波士頓科學博物館和中國當局對雷諾的違約行為很快作出了最嚴厲的判罰，決定在雷諾死前不發表任何有關積石山探險的圖片和文字，積石山探險案逐漸成為一個被人們忘卻的故事^⑩。

1948年積石山探險案，成為促使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是科學家轉變他們的親美態度和對蔣介石政權最終失望的催化劑。而《生活》雜誌、波士頓科學博物館和中國當局對雷諾作出最嚴厲的判罰，決定在雷諾死前不發表任何有關積石山探險的圖片和文字，積石山探險案逐漸成為一個被人們忘卻的故事。

註釋

- ① Bradford Washburn, "Farewell Speech at Academia Sinica", April 10, 1948; 中央研究院檔案, 全宗號: 393, 案卷號: 28(南京: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以下英文檔案簡稱: ASA (Academia Sinica Archives): 393/28。張印堂: 〈為中美探測黃河水源進一首〉, 剪報, 中央研究院檔案, 全宗號: 393, 案卷號: 150, 以下中文檔案簡稱: 中研院檔: 393/150。
- ②⑤ 李承三: 〈關於探測積石山〉, 剪報, 中研院檔: 393/150。
- ③⑥ 黃汲清、王朝鈞: 〈積石山區探險略史〉, 剪報, 中研院檔: 393/150。
- ④ Bradford Washburn, "Amnyi Machin Expedition", Bradford Washburn Archives (Boston: Boston Museum of Science).
- ⑦ 曾世英: 〈關於積石山探測隊〉, 剪報, 中研院檔: 393/150。
- ⑧ Bradford Washburn, "Resume", Bradford Washburn Archives.
- ⑨⑩⑭ Bradford Washburn, "Amnyi Machin, 1947-48", Bradford Washburn Archives. 據華士本提供的材料記載, 1945年10月29日, 當雷諾的第一枝圓珠筆在紐約吉博百貨公司(Gimbel Department Store)的櫃台上出售, 標價為\$ 12.50美元一枝。由於雷諾經營有道, 到1948年時已積累了超過五百萬美元的財產。
- ⑪⑬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Bradford Washburn, Diary of 1948, January 6; January 23, 24; March 12; March 7; March 31; April 5; April 6; April 9; April 5.
- ⑫ 〈商討美國雷諾筆公司等團體來華探險入境問題會議記錄〉, 1948年1月19日, 中研院檔: 393/150。
- ⑬ 〈勘察積石山今簽訂協定〉, 《中央日報》, 1948年2月7日, 中研院檔: 393/150。
- ⑭ 〈中美積石山探測團合作約文〉, 中研院檔: 393/29。
- ⑮ 〈商討美國雷諾筆公司等團體來華探險入境問題會議記錄〉, 1948年1月23日, 中研院檔: 393/29。
- ⑯ 該意見認為雷諾來華探險的舉動雖有強烈的商業動機, 但「站在人類的立場, 我們對雷諾氏的壯志, 應該敬佩, 應該鼓舞, 應該協助他完成。因為他對積石山的探險, 是給全人類叩開自然寶庫的門戶。」汪名揚: 〈由雷諾探險說起〉, 剪報, 中研院檔: 393/150。
- ⑰⑱㉑ 該意見對探險持保留態度, 認為「此次雷諾探險隊之來華, 頗為突兀, 其組織、性質、目的、行程、時期, 隊員等等, 事前毫無所聞……遽爾來華, 作高山探險, 吾人於該隊之真正目的, 殊有莫測高深之感。……又科學探險隊之來中國者, 往往以不遵守協定或我國法律, 發生糾紛……此次雷諾探險隊之來華, 為戰後外人來吾國探險之第一次, 允宜採取嚴正之規定, 本雙方互利互尊之原則, 談判參加與合作……斷不可再如二十年之敷衍趨附, 結果徒遭人唾罵譏笑, 辱及國體, 而有違吾人贊助科學探險之初衷。」劉咸: 〈論雷諾探險隊之來華〉, 《申報》, 1948年2月2日, 剪報, 中研院檔: 393/150。
- ⑲ 〈華許本博士對記者報告〉, 《申報》, 1948年3月2日, 中研院檔: 393/150。
- ㉑ 里烈: 〈中國積石山探測團里烈報告書〉, 中研院檔: 393/26。
- ㉒ "Special News Dispatched over the Communist Radio from South Shensi, China, February 15, 1948", Bradford Washburn Archives.
- ㉓㉔ 接機的中國探測隊成員包括中央大學教授張更、徐近之, 中央地質調查所程裕祺博士, 中英文化基金會地理研究所羅開福博士, 中央研究院地質學家孫殿卿, 民航局官員賴遜岩, 軍事聯絡官饒輝華少校、胡榮生上尉、里烈中尉和朱潮中尉。〈雷諾率隊專機抵滬〉, 《申報》, 1948年3月8日, 剪報, 中研院檔: 393/150。
- ㉕ 〈專機一再發生事故, 積石山探險決中止〉, 《東南日報》, 1948年4月1日, 剪報, 中研院檔: 393/150。
- ㉖ 〈張更、程裕祺致薩本棟電〉, 1948年3月31日晚11時, 中研院檔: 393/28。
- ㉗ "Odom Explains Flight Mystery, April 2, 1948", ASA: 393/28.
- ㉘ "Request to detain Reynolds and party, April 2, 1948", ASA: 393/28. 〈悄然飛去復來, 探險專機被扣〉, 《申報》, 1948年4月3日, 剪報, 中研院檔: 393/150。
- ㉙ "Letter from Sa Bendong 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pril 19, 1948", ASA: 393/28; 〈探險號機神秘飛行〉, 《新聞》, 1948年4月3日, 剪報, 中研院檔: 393/150。

- ⑳ 〈華許本聲明〉，《東南日報》，剪報，中研院檔：393/150。
- ㉑ 〈國立中央研究院四月二日秘字四六三號代電〉，中研院檔：393/27。
- ㉒ “Reynolds Admits Guilty, April 3, 1948”, ASA: 393/28.
- ㉓㉔ 〈雷諾昨天在京認錯〉，《新聞》，1948年4月4日，剪報，中研院檔：393/150。
- ㉕ 〈雷諾抵京解釋，否認偷測積石山〉，《東南日報》，1948年4月4日，剪報，中研院檔：393/150；〈雷諾當眾認錯〉，《中央日報》，1948年4月4日，剪報，中研院檔：393/150。
- ㉖ Bradford Washburn, *Diary of 1948*, “Addenda”.
- ㉗ 雷諾謊稱他的飛機有毛病，需要時時加滿油以維持正常。〈民航局上海龍華站四月五日滬站安1606號報告〉，中研院檔：393/150。
- ㉘ 〈雷諾大弄玄虛，倉皇飛遁瀛島〉，《申報》，1948年4月3日，剪報，中研院檔：393/150。
- ㉙ 〈照抄龍華管制站四月七日報告〉，中研院檔：393/26。
- ㉚ “Report from Academia Sinica to the U.S. Consulate General, April 10, 1948”, ASA: 393/27.
- ㉛㉜ 〈雷諾潛離上海後在東京信口雌黃〉，《東南日報》，1948年4月6日，剪報，中研院檔：393/150。
- ㉝ “Statement to the Academia Sinica from the Boston Museum of Science”, ASA: 393/150.
- ㉞ 〈滬美商會會長痛罵雷諾劣行〉，《申報》，1948年4月6日，剪報，中研院檔：393/150。
- ㉟ 〈雷諾恬不知恥〉，《中央日報》，1948年4月6日，剪報，中研院檔：393/150。
- ㊱ “Reynolds Takes Off from Tokyo for U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April 6, 1948, ASA: 393/150.
- ㊲ 〈外人在內採集動植物標本限制條件〉，中研院檔：393/20。
- ㊳ Shiwei Chen, “Government and Academy in Republican China: 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 1927-1949”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 ㊴ Shiwei Chen, “Interview with Bradford Washburn”, March 12, 1999, Boston, U.S.A.
- ㊵ 劉咸：〈論自力探險的重要〉，《申報》，1948年4月12日，剪報，中研院檔：393/150。
- ㊶ 白魯恂 (Lucian W. Pye)：〈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載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535。
- ㊷ A Memorandum from W. T. Kenny, U.S. Naval Attache to Commander Naval Forces Western Pacific, “Embassy Letter t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garding the Trial of Edward Roderick, Coxwain, United States Navy, by General Court Marital”, January 27, 1948, Box 6140, RG 313, NACP. Cited from Yang Zhiguo, “U.S. Marines in Qingdao: Military-Civilian Interaction, Nationalism, and China’s Civil War 1945-1949”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98).
- ㊸ Record of proceedings of a General Court Marshal regarding the cars of William G. Pierson, Corporal, U.S. Marine Corps, January 17, 1947, Office of Judge Advocate General of the Navy, Washington Navy Yard. Cited from Yang Zhiguo, “U.S. Marines in Qingdao: Military-Civilian Interaction, Nationalism, and China’s Civil War 1945-1949”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98).
- ㊹ 譯自 “Through Chinese Eyes”, 8 April 1948, ASA: 393/28。
- ㊺ 〈積石山高度之謎已揭破〉，《申報》，1948年4月22日，剪報，中研院檔：393/150。

陳時偉 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系博士，現為美國湖森林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亞洲研究中心主任。